

文稿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版本考--兼論書名與篇名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孫秀君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一稱《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亦稱《人物演義》，是明朝末年的一部話本小說。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四十卷。目前所見較詳細的著錄，首見於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四十卷

存 明刊本。【日本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 光緒丁酉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每卷有圖，有總評，旁評。石印本封面題『李卓吾先生秘本』，『諸名家彙評寫像』，似是原題。有庚辰仲春癩道人序，又空冷散人磊道人二序。標目悉摘四書成句為之，蓋坊肆所為。¹

再見於大塚秀高先生《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40卷(40)

刊本 9 x20 圖40葉 崇禎間刊 北京圖書館

圖第36葉缺 內閣文庫

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

缺卷首 靜嘉堂文庫²

據上二條，可說現存《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的版本，主要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以下稱內閣本)、日本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藏本(以下稱聖藩本)、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北京圖書館藏本。本文即據此探討版本的情況。

一、版本流傳概況

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日本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藏有此書之明刊本，並有光緒丁酉(二十三年，1897)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³。

大塚秀高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此書為崇禎間刊本。北京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及靜嘉堂文庫等均收藏

¹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台北：廣雅出版公司，1983年10月初版)頁130。

²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5月)頁45-46。

³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130。

此刊本。其中註明，內閣文庫藏本圖缺三十六葉，靜嘉堂文庫缺卷首⁴。

孫氏所言之石印本，他處極少見此著錄⁵，現今也沒有看到這個刊本，推估當是流傳不廣。

北京圖書館藏本，根據北京圖書館給筆者的回覆，該館典藏此書，全書四十卷，缺封面、序文，以及卷五至卷九的正文等⁶。北京書目文獻社的點校本，主要即依此版本排印，但其中序文(磊道人序)，及卷五至卷九的正文，是以內閣文庫及靜嘉堂文庫的版本補入的，而點校本是以排印出版，所以封面(刻書牌記)、版畫(<點校說明>云此書版畫卷各一幅，共四十幅)全部略去。而每卷的眉批、卷尾的總評，在點校者認為價值不高的判斷下，也都刪略⁷。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現今所見較為完整的，應是日本內閣文庫(內閣本)及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聖藩本)所藏的刊本。這兩個本子均是四十卷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扉葉右邊題「李卓吾先生秘本」，左邊題「諸名家彙評寫像」，中間上方題「七十二」，正中題「人物演義」。圖均缺三十六葉，且圖的順序：二十一「段干」置二十「王驩」前；三十一「百里」置三十「伊尹」前。正文順序：九「原思」置六「臧文」後；十八「季桓」置二十「王驩」後。版心標題的情況也相同。尤其在內封上兩者均有「弘文」與「保滋堂印」二鈐，讓人不禁懷疑兩者同出一源。

不過，內閣本與聖藩本仍有不同處，首先應數序文：內閣本僅有磊道人<序>，而聖藩本有西泠散人及癯道人二<序>。

其次，二者在某些部分是可以互補，(1)內容有些是此缺彼存：卷四「宰予」頁十三b最後一行，內閣本缺，聖藩本存；卷十「澹臺」頁七ab，內閣

⁴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 45 - 46。

⁵ 戴不凡，〈小說中的嫦娥奔月〉，附一幅光緒丁酉(二十三年，1897)上海十萬卷樓石印本《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中之嫦娥奔月圖，此圖與筆者所見其他版本的插圖有異【見戴不凡，《小說見聞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4 月初版)頁 5】。

⁶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小說類》頁 2903 著錄：「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四十卷，明刻本，八冊，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出版日期不詳，<前言>撰於 1987 年 7 月)。

⁷ 無名氏著，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點校說明>(點校者，1986 年 1 月)頁 1、7 - 8。

本存，聖藩本缺；卷三十四「秦穆」頁五ab，內閣本缺，聖藩本存。(2)排印順序二本略異：卷三十八「楊子」聖藩本頁二十一ab在四十「太公」前，頁二十二ab在三十二「易牙」一b後，而內閣本排列依序。至於其他因時代久遠而造成的破損則不列入討論。但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二個本子均未刊印堂名，非常可能還有更早的本子，有待查證。

就內閣文庫所藏刊本的流傳而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古本小說叢刊》於第十輯收錄此刊本⁸(以下稱上海古籍本)。臺灣天一出版社出版之《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以下稱天一本)，雖未註明採何刊本，但與內閣本對照，應也是依內閣本所刊印⁹。

只是這二個本子雖均由內閣本而來，參對之下，彼此卻有一些差異與問題。

首先，卷六〈臧文〉頁十五ab，天一本與上海古籍本均重覆出現兩次，而內閣本沒有；卷七〈令尹〉頁一ab，內閣本存，但天一本與上海古籍本均缺頁一a，且頁一b的文字又放在九〈原思〉十七b。雖依內閣本刊印，卻又出現了以上的情況。

另外，天一本在刊印方面，還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卷二十〈王驩〉頁二a至五b的頁數排錯；二十七〈子產〉頁八a至九b的頁數排錯；三十四〈秦穆〉頁四a至五b重覆刊印，造成六a至七b缺頁。這是頁數的問題。而天一本是重新刊印的本子，本易造成模糊不清的現象。但天一本針對印不出來的字做了一些補寫，所補之字又經常發生錯誤，造成了讀者更大的困擾。如卷七〈令尹〉頁五b一行末「有些」→「有的」、卷十〈澹臺〉頁六a九行末「怒」→「恕」、卷十三〈羿〉頁二a行末「處無」→「無處」、卷十四〈卞莊〉頁十二b一行「諸侯」→「諸危」、十七〈柳下〉頁十二b一行「不懼」→「懼出」。

綜觀前述對照版本細部異同的情形，《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現今較為

⁸ 顧青，〈評《古本小說叢刊》〉(《文學評論》1991年第1期，1991年1月)頁151。《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月未著錄)。

⁹ 《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5月)。

完整可用的版本，應是日本內閣文庫及加賀市立圖書館聖藩文庫所藏的刊本。

二、簡述各版本的異同

以上是目前筆者對版本的了解，下面再將上述各版本情況做一簡述(靜嘉堂文庫藏本，由於筆者只見到一小部分。因此，歸入下文一併說明)。

1.內閣本系統

a.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序：磊道人序

圖：缺三十六葉。

順序：段干（二十一）置王驩（二十）前

百里（三十一）置伊尹（三十）前

正文：順序：原思（九）置臧文（六）後

季桓（十八）置王驩（二十）後

缺：〈宰予〉頁八ab、頁十三b 末行

〈卞莊〉頁二十五ab

〈匡章〉頁十八a

〈易牙〉頁十二ab、二十一ab

〈秦穆〉頁五ab

b.上海古籍出版社

與內閣文庫藏本不同者：缺：〈令尹〉頁一a

c.臺灣天一出版社

與內閣文庫藏本不同者：缺：〈令尹〉頁一a

〈秦穆〉頁六a至七b(因四a至五b
重覆)

頁數排錯：〈王驩〉頁二a至五b

〈子產〉頁八a至九b

2.聖藩文庫本

序：西冷散人、癯道人二序

圖：缺三十六葉。

順序：段干（二十一）置王驩（二十）前
百里（三十一）置伊尹（三十）前
正文：順序：原思（九）置臧文（六）後
季桓（十八）置王驩（二十）後
楊子（三十八）頁二十一ab置太公（四十）
前、頁二十二ab置易牙（三十二）頁一b 後
缺：〈宰予〉頁八ab
〈澹臺〉頁七ab
〈卞莊〉頁二十五ab
〈匡章〉頁十八a
〈易牙〉頁十二ab、二十一ab

3.北京圖書館

扉葉與序：缺
圖：第三十六葉存
順序：王驩（二十）置段干（二十一）前
伊尹（三十）置百里（三十一）前
正文：順序：（原思、臧文缺）
季桓（十八）……王驩（二十）→段干（二十一）
缺：正文卷五至卷九
〈宰予〉頁八ab
〈匡章〉頁十八a
〈易牙〉頁十二ab、二十一ab
存：〈宰予〉頁十三b 最後一行
〈澹臺〉頁七ab
〈卞莊〉頁二十五ab
〈秦穆〉頁五ab

4.靜嘉堂文庫

缺：卷首、〈宰予〉頁八ab、〈宰予〉頁十三b 最後一行、
〈匡章〉頁十八a、〈易牙〉頁十二ab、二十一ab等。

存：〈令尹〉頁一ab
 〈澹臺〉頁七ab
 〈卞莊〉頁二十五ab
 〈秦穆〉頁五ab

靜嘉堂本，因為缺卷首，而本書正文處又沒有標卷數。因此，造成現今藏本順序混亂。

伊尹（30）→百里（31）→易牙（32）
伯夷（16）→柳下（17）→季桓（18）→管仲（19）
羿（13）→卞莊（14）→史魚（15）
孫叔（37）→楊子（38）→晉人（39）→太公（40）
孔文（5）→臧文（6）→令尹（7）→微生（8）
原思（9）→澹臺（10）→閔子（11）→葉公（12）
子產（27）→逢蒙（28）→匡章（29）
王驩（20）→段干（21）→墨氏（22）→陳仲（23）
公輸（24）→師曠（25）→淳于（26）
奕秋（33）→秦穆（34）→王豹（35）→華周（36）

由以上，靜嘉堂文庫藏本分為十冊，存三十六卷。

5. 石印本

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筆者未見。

以上這些板刻上的諸種異同的整理，可以了解《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一書板本流傳的概況，亦當能提供研究明清小說的學者參考的佐證。

三、論書名(書題)與篇名(各卷標題)

觀察一部小說的書題(書名)，柳存仁先生認為至少須注意以下四點：
(a)封面書題，(b)在目錄葉上的書題，(c)正文(譬如卷之一，或第一回，或第一節)那半葉上面所刊的書題，(d)每卷之末，常有一行「某某某某(書題)第幾卷終」云云，在那兒出現的書題¹⁰。

以《七十二朝人物演義》而言，聖藩本、內閣本，在扉葉上方橫書

¹⁰ 柳存仁，〈論明清通俗小說之版本〉，《和風堂讀書記》(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6月初版)頁442-443。

「七十二朝」，中間大字題「人物演義」，目錄處書名題為「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從目錄、插圖始，至各卷的版心上方均書「人物演義」。每卷之末以及每卷正文開始處並沒有加上書名，也沒有標卷數。

由於版心上方的題名為「人物演義」，因此目前所見如《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就將此書登錄為《人物演義》¹¹。所以，《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亦稱《人物演義》。

其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每卷是採用《四書》中的句子為標題。因此，一名《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孫楷第先生云：「標目悉摘《四書》成句為之，蓋坊肆所為。」¹²或有人云：「為後世坊刊本所改」¹³。但這種說法「未必靠得住」¹⁴。

現在將四十個標題做一歸納，本書所載人物十六篇來自《論語》，二十二篇來自《孟子》。卷一〈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出自《大學》，卷二〈子路問強〉出自《中庸》。由《大學》、《中庸》至《論語》、《孟子》的出處也完全按照《四書》各章順序¹⁵(參見附表)。可見是一個有計劃的安排。而各卷，除了卷一之外，標目均含主要人物姓名，顯示作者寫作時應已有這樣的構思。

聖藩本與內閣本在目錄及正文處的標目，除少數幾卷在引《四書》句子的長短(如卷七目錄「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正文處為「令尹子文」；卷四十目錄「若太公望」，正文處為「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以及異體字(如卷三十四目錄「秦『穆』公用之而霸」，正文處「秦『繆』公用之而霸」)的差異之外，大體上均一致。另點校本於目錄、正文所用標目的均同，極有可能是點校者改動。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正文處僅有標題而未

¹¹ 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6月影印版)頁876。

¹²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130。

¹³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2月第1版天津第1次印刷)頁261。

¹⁴ 無名氏著，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點校說明〉(點校者，1986年1月)，頁1。

¹⁵ 以現今坊間本《四書集注》為準。(宋)朱熹，《四書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95年12月初版31刷)。

標卷數，容易造成版本在順序上的錯置(參見上文)。

下面將聖藩本、內閣本目錄與正文標目有差異的列於下：

卷數	目錄標題	正文標題
7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	令尹子文
28	逢蒙學射於羿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31	百里奚自鬻於秦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35	王豹處於淇	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于唐而齊右善歌
38	楊子取爲我	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40	若太公望	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前面提到本書版心刻有「人物演義」，是在版心的上方。中間還刻有各卷標題。但此處的標題僅是一種簡稱，大都以各卷主要人物之人名爲代表(例外：卷一「楚國」、卷三十九「晉人」)，人名三個字的多採前二字(例外：卷二十三「陳仲子」作「仲子」)。另外，聖藩本與內閣本在卷十三「羿善射」，十六及十七葉版心刻「羿善」，與其他僅題「羿」字不同；卷二十八「逢蒙學射於羿」第八葉版心僅題「逢」字，其他則作「逢蒙」；卷二十九「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第九、十一葉版心刻「匡莊」，其他爲「匡章」。

至於《七十二朝人物演義》的書名，據點校本推測，受了明代薛應旂《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極大的影響¹⁶。薛氏的《四書人物考》，原刊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¹⁷。之後，現今可見如下各種著錄¹⁸：

新刻註釋四書人物備考 明薛應旂撰 朱注 明刊

新刻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註釋 明薛應旂撰 朱注 明萬曆刊

¹⁶ 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點校說明〉(點校者，1986年1月)頁2-4。

¹⁷ (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台北：國家圖書館)。

¹⁸ 如內閣文庫編，《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內閣文庫，1956年3月)頁36-37。

四書人物考訂補 明薛應旂撰 許胥臣補 明天啟七(年)序刊

新鐫四書七十二朝人物經籍備考 明薛應旂撰 鍾惺校明刊

《四書人物考》與《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二者名稱雖有差異，但對照上述資料可知應同為一書。尤其上列第二項在「四書人物考註釋」前，以較小字體寫成的「新刻七十二朝」，或許即是名稱差異的原因。

「七十二朝四書人物考」與「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以成書時間看，《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似刊刻於明末崇禎十三年(1640)¹⁹，晚於《四書人物考》。由書名上看，二書的命名雷同。由卷數上看，二書均同為四十卷。在內容上也可能有參考藉鑑。因此，雖然二書性質不同，但《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受《四書人物考》的影響，應是無庸置疑的²⁰。

本書何以名為「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關於「七十二朝」的解釋，有以下幾種說法：

- 1.因所寫主要人物分別屬於七十二個諸侯國²¹。
- 2.或與相傳孔子周游列國見七十二諸侯國君有關，實則沿襲道家凡數字為三的倍數皆指多數之意²²。
- 3.書名「七十二朝」，即列朝之意。我國古代以「七十二」作為天地陰陽五行之成數，往往以「七十二」表示多數的意思²³。

「七十二」這個數字，在過去典籍中經常出現，例如：《史記·封禪書》：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¹⁹ 筆者另有〈「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作者研究〉(《東海中文學報》第15期，頁159-175，2003年7月)專文討論作者、成書等問題。

²⁰ 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點校說明〉(點校者，1986年1月)頁2-4。

²¹ 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出版說明〉(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11月)頁1。

²² 《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381。

²³ 無名氏，《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月未著錄)，孫一珍，〈前言〉，頁1。

焉。²⁴

《莊子·天運》：

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²⁵

《說苑·貴德》：

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卒不遇。²⁶

《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今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皆不義也。²⁷

不過，在早期，對同一事件的記載，不見得完全是用「七十二」，也有用與「七十二」相近的數字。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孔子弟子之數：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²⁸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²⁹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³⁰

另外，《孔子家語》有所謂「七十二弟子解」，但實際人數卻不只七十二人³¹。不過，不同於七十二的，最後都改成七十二了，可見後人改動之跡。

²⁴ (漢)司馬遷著、(明)凌稚隆輯校，《史記評林》(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頁1018-1019。

²⁵ (先秦)莊子、(清)王先謙集解，《莊子集解》(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7月)頁130。

²⁶ (漢)劉向編，《說苑》，《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9月臺2版)頁19。

²⁷ (漢)董仲舒撰，《春秋繁露》，《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1977年)頁205。

²⁸ (宋)朱熹，《四書集注》頁247。

²⁹ (漢)司馬遷著、(明)凌稚隆輯校，《史記評林》頁1534。

³⁰ (漢)司馬遷著、(明)凌稚隆輯校，《史記評林》頁1783。

³¹ 今所見(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台北：世界書局，1984年2月4版)頁87-92。

關於「七十二」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是虛數。如：周法高先生云：「十以上的如『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以及『百』，『千』，『萬』等，都有表示虛數的可能。」³² 有學者認為是受十二地支等的影響。如楊義先生：「……三十六……七十二……。不過這些數字大概與十二地支，以及太歲方位、太陰方位一類占星擇吉之數有關。」³³

此外，聞一多等人的〈「七十二」〉³⁴，則是較早對「七十二」這個數字做較詳細討論者。

聞氏等人認為：「在十為足數的系統中，五是半數，五減二得三，是少數，五加二得七，是多數。古書中說到『三』或『七』，往往是在這種意義下，作為代表少數或多數的象徵數字的。進一位，『三十』，『七十』也是如此。」³⁵而「『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數，而這個數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來的一種術語。」³⁶且「五行思想與農業的關係最密，說不定即淵源於農事。」³⁷

另外，「三的倍數皆指多數之意」的說法，即由「三」這個數字常指多數而來。尤其是常被使用的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一〇八等數字均為三的倍數。可見「三」這個數字對中國人的影響，因此才會有「說不盡的『三』」³⁸。

不過，上述的說法，即使有不少人採用，卻還是有爭疑的。楊希牧先

共七十六人。

³² 周法高，〈上古語法札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71年1月再版）頁203。

³³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頁331。

³⁴ 聞一多等，〈「七十二」〉，聞一多，《聞一多全集》（一）（台北：里仁書局，1993年9月）頁207-220。

³⁵ 聞一多等，〈「七十二」〉頁208。

³⁶ 聞一多等，〈「七十二」〉頁211。

³⁷ 聞一多等，〈「七十二」〉頁211。另外，以五行方式理解，還有不少學者採用，如：丘振聲，《水滸縱橫談》（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38-46；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度與儒學道統意識〉（《新史學》第5卷第2期，1994年6月）頁21；張德鑫，〈「三十六、七十二、一〇八」闡釋〉（《漢語學習》1994年4期）。

³⁸ 吳慧穎，《中國數文化》（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12月第2版第2次印刷）頁111。

生〈論神秘數字七十二〉³⁹，即對聞氏等以五行來解釋，提出不同的質疑：

「五行思想本身是否含有多數象徵意義」，即「五行」與「多數」，如何畫上等號，聞先生等人並未加以討論。其次，七十二可以是三百六十的五分數，但也可以是其他數字的倍數或積數。再次，聞先生等人以「七」與「三」來代表多數與少數的說法，楊先生認為不妥。在古書中「三」的出現，代表多數意義的情況佔大多數。所以，除非確定是受五行的影響，否則缺少理論上的依據⁴⁰。

他並對「七十二」提出進一步的解釋，認為：「『七十二』是天地兩數之積且象徵天地交感之道的一個至極之數。」⁴¹而「天地感生」和「與天地合德」，「是中國先秦諸子學派所共同具有的重要思想型態」，即是「先秦社會的一種主流思想」⁴²。他並舉出許多材料說明：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其實不只有「七十二」這一個數字，而是包括著十個基本的天地數(中國古代把一至十中的奇數稱為「天數」，偶數稱為「地數」)、各數的倍數以及天地兩數的積數。因此，就數目上而言，幾乎可說是無限量的。而且，就它與古代社會生活的關係上說，也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這類數字不但具有「多數」的象徵意義，而且更具有「天地」的象徵意義⁴³。其中特別是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之類的天地數，還應象徵天地之道、象徵天地因交感而產生的神秘化生力量⁴⁴。最後，楊先生將過去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的法則，用「 $x(\text{參天兩地數}) = n(3 \times 4) = 2n(3 \times 2)$ 」來表示，找出了神秘數字「七十二」的形成規律⁴⁵。此數字

雖只是一系列的「參天兩地」神秘數字中的一個數字，也即衍生自天三地四兩數之積($x = n[3 \times 4]$)的一個數字，但由於同時是天九地八，即天地極數的積數，所以除具有「參天兩地」，即參偶天地的

³⁹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考古人類學刊》第 35、36 期合刊，1974 年 9 月)。

⁴⁰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頁 18 - 20。

⁴¹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頁 21。

⁴²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頁 25。

⁴³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頁 27、29。

⁴⁴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頁 29。

⁴⁵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頁 30。

象徵意義以外，也就更具有至大至極之數和至善至美的象徵意義，從而也就成為神秘數字中較為突出的一個神秘數字。⁴⁶

筆者認為楊先生的說法是較圓滿的，而用以解釋此書書名，則「七十二朝」應不是實指當時的諸侯國，只是形容國家很多。本書所用「七十二」應受到所謂「孔子見七十二君」很大的影響。再者，本書內容中使用了「七十二」的也有多處：卷四〈宰予〉：「三千弟子，七十二賢」，卷六〈臧文〉：「七十二兆」，卷十〈澹臺〉：「受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卷二十六〈淳于〉：「即召那七十二處的縣令長來朝」，卷三十五〈王豹〉：「那時天下有七十二國」等，僅有極少數外，如卷三十七〈孫叔〉：「周朝有八百國諸侯」。

所以「七十二」是虛指，也可說是一種神秘數字。再加上「演義」，一般的了解是：依據某事物來敷佐成文。所以，本書書名「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演義」，即是以《四書》中的人物為主角，將其歷史或傳說事蹟敷佐成篇的作品。並是以話本的方式寫作，有別於長篇演義小說。

附：篇名出處表(篇名依聖藩文庫本)

篇名	篇名出處
1.〈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大學·釋治國平天下》
2.〈子路問強〉	《中庸》第十章
3.〈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	《論語·公治長》
4.〈宰予晝寢〉	《論語·公治長》
5.〈孔文何以謂之文也〉	《論語·公治長》
6.〈臧文仲居蔡〉	《論語·公治長》
7.〈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論語·公治長》
8.〈孰謂微生高直〉	《論語·公治長》
9.〈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論語·雍也》
10.〈有澹臺滅明者〉	《論語·雍也》
11.〈孝哉閔子騫〉	《論語·先進》

⁴⁶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頁 32。

12.<葉公問政>	《論語·子路》
13.<羿善射>	《論語·憲問》
14.<卜莊子之勇>	《論語·憲問》
15.<直哉史魚>	《論語·衛靈公》
16.<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論語·季氏》
17.<柳下惠爲士師>	《論語·微子》
18.<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論語·微子》
19.<管仲以其君霸>	《孟子·公孫丑上》
20.<王驪朝暮見>	《孟子·公孫丑下》
21.<段干木踰垣而避之>	《孟子·滕文公下》
22.<墨氏兼愛>	《孟子·滕文公下》
23.<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孟子·滕文公下》
24.<公輸子之巧>	《孟子·離婁上》
25.<師曠之聰>	《孟子·離婁上》
26.<淳于髡曰>	《孟子·離婁上》
27.<子產聽鄭國之政>	《孟子·離婁下》
28.<逢蒙學射於羿>	《孟子·離婁下》
29.<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孟子·離婁下》
30.<伊尹相湯>	《孟子·萬章上》
31.<百里奚自鬻於秦>	《孟子·萬章上》
32.<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也>	《孟子·告子上》
33.<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	《孟子·告子上》
34.<秦穆公用之而霸>	《孟子·告子下》
35.<王豹處於淇>	《孟子·告子下》
36.<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孟子·告子下》
37.<孫叔敖舉於海>	《孟子·告子下》
38.<楊子取爲我>	《孟子·盡心上》
39.<晉人有馮婦者>	《孟子·盡心下》
40.<若太公望>	《孟子·盡心下》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無名氏著，《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 無名氏著，《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日本：聖藩文庫藏本。
- 無名氏著，《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
- 無名氏著，《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5月。
- 無名氏著，《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月未著錄。
- 無名氏著，李致忠、袁瑞萍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 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5月。
- 內閣文庫編，《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內閣文庫，1956年3月。
-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台北：世界書局，1984年2月4版。
- 《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日期不詳。
- (漢)司馬遷著、(明)凌稚隆輯校，《史記評林》，台北：地球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 丘振聲，《水滸縱橫談》，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宋)朱熹，《四書集注》，台北：世界書局，1995年12月初版31刷。
-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2月第1版天津第1次印刷。
- 吳慧穎，《中國數文化》，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12月第2版第2次印刷。
- 柳存仁，《和風堂讀書記》，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6月初版。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台北，廣雅出版公司，1983 年 10 月初版。
(先秦)莊子、(清)王先謙集解，《莊子集解》，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 7 月出版。

(漢)董仲舒撰，《春秋繁露》，《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1977 年。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一)，台北：里仁書局，1993 年 9 月。

(漢)劉向編，《說苑》，《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9 月臺 2 版。

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 年 6 月影印版。

(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台北：國家圖書館。

戴不凡，《小說見聞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4 月初版。

二、期刊論文

周法高，〈上古語法札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2 本，1971 年 1 月再版。

孫秀君，〈「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作者研究〉，《東海中文學報》第 15 期，2003 年 7 月

張德鑫，〈「三十六、七十二、一〇八」闡釋〉，《漢語學習》1994 年 4 期。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度與儒學道統意識〉，《新史學》第 5 卷第 2 期，1994 年 6 月。

楊希牧，〈論神秘數字七十二〉，《考古人類學刊》第 35、36 期合刊，1974 年 9 月。

顧青，〈評《古本小說叢刊》〉，《文學評論》1991 年第 1 期，1991 年 1 月。